

廣

豐去豆

異

編

廣韻異編卷之十二

印月軒主人彙次

夢遊部

瑤華洞天記

林鴻福清人也洪武時為將樂縣訓導歲辛酉十月之望
與客游玉華洞酒酣藉草而卧夢入莎徑行可百步許見
翠表朱榜金書曰瑤華洞天因縱而入見宮殿一所金碧
煒煌制度閎麗兩觀迥絕而門扃閉不可得入乃沉吟一
絕云翠微臺殿濕紅雲五粒高松寄鶴群銀鑰已扃苔
合不知何處遇茅君乃沿其壙而行壙外有流水一帶

嶺植奇花美竹水極清潔可鑒毛髮又多白石青蒲有一
女奴青衣紺裳雙鬟翠蛾據石磯而澣見鴻諦視輟澣拜
曰子非林郎耶妾之女郎待子久矣母惜一往妾當爲子
通刺鴻驚愕唯唯女奴從一便門而入少頃出肅客鴻踵
其武而入路經後苑奇卉異木皆人世所無至怡情亭西
偏有天陂軒軒中瑪瑙石几一上有紫雲端硯一方兔毫
二枝玄圭一笏宣和灑金箋數幅詩集一冊題曰霞光集
女奴曰子姑止此鴻乃拱俟頃吏女奴掖一女年可二八
姿容端麗精彩炫耀向鴻再拜鴻荅拜已延坐於西席女
坐東席女奴以白玉甌饋茶茶罷鴻因前席請問姓字女

子倪首良久乃曰妾之嚴君瑤華洞主葆素真君董其
處默其字妾乃第三女小字云香也嚴君階列地仙職司
文衡凡文人才子詩文佳者皆錄於霞光集以備上帝觀
覽妾嘗閱是集見君之詩數十餘首有鳥度鏡天淨萬花
潭雨香與微雨古壇暝禮星寒殿開之句尤為嚴君所稱
賞是以知君之名頃者嚴君巡視武夷洞天未返既荷見
遇願求佳作鴻謙讓殊久乃揮翰曰白玉僊源隔紫霞人
間有路入瑤華絳囊倘示餐霞訣長向天壇掃落花女子
覽詩笑曰佳則佳矣然子方以文章宦達揚名於世辭職
之事請俟它時乃援筆而和若不構思而詩立就曰天

芳豔絢雲霞自媿才非萼綠華待得塵緣收拾盡鳳笙
奏碧桃花鴻因其有鳳笙同奏之句因戲之曰既棠棣遇
蕙蘭之質願倚玉樹未審雅意何如女子正色曰妾與君
雖有冥合之數願君塵凡未脫安足議此况詩發於性情
而止乎禮義君何侮之深耶鴻方媿謝忽聞鐃吹之音聞
者報曰真君歸矣女子辭謝而逝鴻返出戶猶墜萬仞之
淵而覺視向諸客猶枕藉未起翌日避客獨遊仙迹履夢
中所行之徑宛然如故但阻一潭深不可測旁皆石壁巉
截莫攀潭中頽鯉數尾浮沉自若鴻乃書詩一首投之於
淵曰曾入瑤華洞裏來天葩軒檻絕纖埃玉笙未奏青鸞

曲山下碧桃空自開忽有雙鯉嘶箋而入如炊黍久見一
蠟箋上浮有詩云天葩小院敞銀屏鵲散天河逗客星欲
識別來幽意苦晚峰長想黛眉青鴻覽畢精神恍惚如失
尋所得箋乃一黃葉字亦隨滅怏怏而歸此後再尋前經
惟見荆榛縱橫巨蟒當道不可得而前也

王虛洞記

宋丞相馮公京久疾方痊羸瘦尤甚思欲靜坐遂移第
園中有茅菴一所名容膝菴公遂悉屏侍妾自焚香
目默坐覺肢體舒暢徐徐開目見青衣小童拱立於
曰婢僕皆去爾何獨存小童曰相公久病新愈恐有

小童職為衆從故不敢捨去公伏枕日久方欲開遊忽聞
斯言遂乘輿離榻步至容膝菴外小童啟曰路逕不平恐
勞尊重請登羊車緩遊園圃公喜小童惠黠如此遂解其
請俄而小童挽羊車一乘至前簾垂斑竹輪斲香檀帶紫
駸綃欄雕美玉公欣然登車而生小童揮鞭前馭疾若飄
風公怪車行太速遂俯首前觀見駕車之獸文成五色光
彩射人公大驚方欲詢問車已漸入青霄行翠雲深處食
頃車止公下車四顧身獨在萬山之間唯見山川秀麗林
麓清佳出沒萬壑煙霞高下千峯花木忽聞清磬一聲響
於林杪公舉目仰視見松陰竹影間有飛簷畫棟遂穿雲

踏石歷險登危尋徑而往但聞流水松風聲喧於步履之下漸林麓兩分峯巒四合行至一處溪深水漫風軟雲閑下枕清流有朱門碧瓦門懸白玉牌牌金書金光第一洞五字公見洞門知非人世惕然不敢進步遂憩於磐石之上坐尤未定忽聞大聲起於洞中松竹低偃瓦礫飛揚見一巨獸自洞奔出公倉皇欲避忽聞振錫之聲猛獸似為人驅竄伏亭下公驚異未定見一胡僧自洞而來雙眉垂雪碧眼橫波將至洞門橫錫揖公曰小獸無知驚恐丞相貧僧即金光洞主也麓茗相邀丈室閑話公細視僧貌如舊相識但倉卒中不能記憶遂相逐而去至丈室中環坐

罷方欲款問其詳洞主起立謂公曰敝洞荒涼無可六觀
欲邀相公遍遊諸洞遂相逐而去俄至一處飛泉千丈注
入清溪白石為橋班竹夾徑於巔峯之下見洞門用玻瓈
為牌金書王虛尊者之洞公謂洞主曰洞中景物料想不
凡若得一觀此心足矣洞主曰所以相邀遠來正欲遊此
耳遂排扉而入公本謂洞中景物可賞既至其中則絳燭
光消仙舄盡掩珠網遍生塵室寶鈎低壓重簾遂旖旎移
蹤漸至後院忽見行童凭案誦經公呼而問曰此洞何獨
無僧行童聞語掩經而言曰王虛尊前將戲人間今五十
六年更三十載方問此洞緣主者未歸是故無人相接洞

主曰此不必問後當自知此洞高出群峯下視千里請公
登樓款歇而歸遂相隨登樓至其上見碧瓦甃地金獸守
扃飾異寶於虛簷纏玉虬於巨棟犀軸僊書堆積架上洞
主指樓外雲山謂公曰此堪寓目何不凭欄公遂凭欄凝
望忽遙見一處有翠煙掩映絳霧氤氲美木交枝清陰接
影下有波光泊岸翠色逼人日影下照如萬頃琉璃公駐
目細視久之問洞主曰此何處也洞主愕然驚曰此地即
雙摩訶池五十年前相公皆曾遊賞今何不記公聞此竊
遂復回思終不記憶洞主曰相公儒者何用感傷豈不知
人之生也寄身於太虛之中移形換壳如夢一場方其盛

時固何足問及其覺也又何足悲自古皆以浮生比夢
公今日何獨感傷公聞言貼然敬伏方欲就坐款話忽見
虛簷日轉晚色相催公意欲歸遂告洞主曰此別之後未
知何日再會洞主曰是何言也非久當與相公同為道友
豈無相見之期公曰京病既愈旦夕朝參政事相縈恐無
暇日洞主曰浮世二十年光陰能有幾瞬息未終相公復
居此洞豈無再會之期公聞此語謂洞主曰京雖不才而
位窮一品他日若荷若恩放歸田野豈更剪髮披緇坐此
洞中為衲僧也洞主但笑而不荅公曰吾師相笑豈京之
言悞也洞主曰公不知身外有身夢中作夢是以貧僧失

笑公曰吾師言身外有身豈非除此色身之外別有身乎
洞主曰貧僧豈虛語人也公曰既非虛語當施何術可見
身外之身洞主曰欲見何難遂以手指壁間畫一圓圈以
氣吹之謂公曰請公觀此景界公遂近壁細視之圓圈之
內瑩潔朗然如桂明鏡遂駐目細看其中見有風軒水榭
月塢花畦小橋跨曲水銀塘垂柳鎖綠窻朱戶花木深處
有茅菴一所半開竹牖低下踈簾菴內有一人趺足瞑目
靠蒲團坐禪牀上洞主拊公之背曰容膝菴中豈不親也
公於是頓省坐禪牀者乃公之前身不覺失聲言曰當
不曉身外身今日方知夢是夢公因此頓悟無上菩提

不自勝方欲叅問心源印證覺省回顧金光洞主已失
在遍視精舍伽藍皆無踪跡遂俄然而醒覺茶味微甘
風在耳公自筭其壽正五十六歲自後每與客對常稱老
僧後果歷三十年而終蓋歸於玉虛洞矣

玄妙洞天記

夫人生若夢耳至楚襄薦枕於高唐淳于獲配於南柯余
始不信以為寓言近余之夢有類於是乃始信其真有耳
然高唐一夜南柯片時未足為異乃余之所夢有足紀者
伊昔夏夜爰坐蕭館厭世俗之陳言攬神仙之往牒既感
於劉晨阮肇遂暨乎蘭香智瓊當吾之世庶幾一遇悠然

興慨類爾思卧甫就枕開房輒游神異境觀金殿之嵒義
仰珠宮之璀璨樓臺瀕水則蓬萊彷彿戶牖繞山則赤水
依稀有璇璣玉柱榜曰玄妙洞天見一少女獨立於中舞
袖飄於輕颺迴裾散乎芳芷溫兮美璧豔兮奇葩或鴻珮
而微步或倚扉而遙睇余去匪遠佯為不覺舉袂障面若
啼若怨轉身頃足欲舞欲歌徘徊久之朗然高咏其詞曰
歡非有欠親自不來彼何人也兩心是懷惟君與妾雙二
不散姁女既嫁得國之半其聲煥二如絲如竹歌已命侍
兒傳語曰與君有緣把臂密邇今時未至請速退矣余心
異之翻然而醒於是曙色橫於窓櫺樓鳥鳴於林杪矣

是之後不數夕一夢其事至奇不敢輕泄至所歌之詞聊
藉於此以示好事夫其邂逅之詳自有私志其謁金門詞
曰真堪惜錦帳夜長虛擲挑盡銀燈情脉脉繡花無氣力
女伴聲停刀尺蟋蟀爭吟四壁自起捲簾窺夜色天青
星欲滴其臨江仙詞曰飛盡流螢無與撲扇兒閑却秋風
遠山夜半又聞鍾解衣斜對影欲寢恨床空 淒斷銀釭
渾欲滅數聲窗外孤鴻夜涼如水出簾櫳微雲淡河漢疎
雨滴梧桐其山花子詞曰剖得新橙擲繡筐釀成美酒覆
閑房寒闌無計會蕭郎 夜色暗隨鴻鴈後秋光爭繞菊
花傍滿城風雨近重陽其玉樓春詞曰韶陽欲暮鶯聲碎

皇遠凭欄傷妾意雜花滿地繡成裯人在繡茵深處醉
妾非飛鳥無雙翅空想郎邊芳草媚願為柳絮倩東風吹
向郎身撩亂墜其踏莎行詞曰香罷宵薰花孤晝賞粉墻
一丈愁千丈多情春夢苦拋人尋郎夜夜離羅幌好句
刊心佳期東想甫愁春到還愁往消魂細柳一時垂斷腸
芳草連天長其臨江仙詞曰花影半簾初睡起繡鞋著罷
慵移窺粧強把綠窓推隔花雙蝶散猶似夢初回纖指
彈甌呼女伴出簾聊共徘徊閑將羅袖倚朱扉樓臺臨水
處日午燕爭飛其菩薩蠻詞曰蘭闌日永花慵繡紗窓
倚垂羅袖燕子做巢忙詩成難寄郎新篁窺綠水荷

青無比風暖不知吹游絲自在飛其踏莎行詞曰佳約
重韶光難駐柳絲飛盡江頭樹朝來為甚不鉤簾殘花正
滿簾前路春賞未闌春歸何遽問春歸向何方去有情
燕子不同歸呢喃獨伴春愁住其孤鸞詞曰蝦鬚初揭正
寺日停鐘窓風鳴鐵懶自梳粧亂挽鬟兒非滑追想昨宵
瞥見有多少動情誰說枉在屏風背後立歪羅襪聽王
人言去苦難泄任樹上黃鸝歌道離別強欲排餘恨反寸
腸悲裂試使侍兒梳洗想未離西橋東折傳道行踪已遠
但垂楊煙結其蝶戀花詞曰梳罷曉妝屏上倚欲把金針
玉腕嬌無比不捲珠簾窺竹初孕飛下欄干嘴步向

荷缸開美水荷葉田田似有清香起
迴水巾私自喜
芙蓉四月先開矣
其踏莎行詞曰
玉臂寬環紗衫緩鈕
針線無心
久豹頭枕冷射蘭輕
蝦鬚簾靜塵埃厚
紫燕
風頭黃梅雨後柳條亂拂長江口
但言暴歷柳如烟誰知
捫曳愁如柳
其玉蝴蝶詞曰
為甚夜來添病強臨寶鑑
憔悴嬌慵一任釵斜髻亂
未日薰風惱脂消榴紅徑裏羞玉
減粉蝶叢中思悠二
岳蕙獨生倚遍薰籠
朦朧玉人
見裁羅囊寄錦寫殘封約在春歸
夏來依舊各西東
粉
花影來疑是羅帳雨夢斷成空
最難忘屏邊瞥見
野外
逢其眼兒媚詞曰
石榴花發尚傷春
草色帶斜曛
暮

瘦蕙蘭心病柳葉眉顰 如年長畫雖難過入夜更消魂
半窓淡月三聲鳴鼓一個愁人其踏莎行詞曰紅葉空傳
朱繩未結天涯可見人難見綠窓病起落悔繁玉簫夢斷
行雲短 波眼將穿柳腰似刻寂寥偏與東風管水仙愁
絕翠園寒春雲空谷蘭香遠其玉樓春詞曰空閨日夜積
塵閉郎馬何時門外繫愁中眉讓遠山長病裏腰添垂柳
細 如煙一種津頭樹可喜誰知還可怒揄錢難買少年
回柳絮能牽出夢去其念奴嬌詞曰鴛幃睡起正飛花蘭
徑啼鶯環門對鏡梳粧愁見那怯怯容顏瘦弱一自仙郎
題詩寄簡屢訂西廂約牆花拂影恹眠何事如昨 誰憐

蒲果空投賈香難與愁腸安託帶眼輕拴須看取楊柳腰
肢如削珠履玲瓏羅衫雅淡件件無心看何時斷見得償
今日蕭索其踏莎行詞曰花徑爭穿珠簾屢認正逢梅雨
芹泥潤畫梁無處可安巢玉纖為把花枝攬 社日纔來
端陽已近尋巢為甚偏遲鈍算來一似鳳鸞期蹉跎漸覺
無真信其臨江仙詞曰昨夜驚眠梅雨大枕前窓上頻敲
天明畚覺夢魂還起來看女伴薰袖已香消 雲鎖房櫳
煙鎖竹捲簾水濕鮫綃菱花低照拂眉稍玉梳雲髮潤不
喜上蘭膏奔丘道人曰玄之夢遊必有所為難於顯言託
之華胥耳何詞之多而佳也一至此狀不無則

犀合在傍觀寶夢回玉簪雁妾人間固有此真寶
可得而知矣

夢則

荔枝夢

閩越舊產荔枝品奇絕至六月成熟味美可嘉色紅可愛
世珍異之元符未建寧有譚徽之文士也一日拉友人同
遊附郭諸名山攀梯逐磴深入幽岑至一谷見石床坦峭
溪澗迂迴友人曰此商山乎徽之感懷遂占一律詩曰南
入商山松路深石床谿水晝陰陰雲中採藥隨旄節洞裏
耕田映綠林直上煙霞空舉手迴經丘隴自傷心武林花
木應長在願與門人更一尋詩成謂友人曰君無言乎友

人亦占一律。冒寒百尺樹森森。雖有山光未有陰。鶴侶
正宜芳景引王人。那為簿書沉山舍。瑞氣偏當日鳥逐輕
風不在林。更有阮郎迷路處。萬株紅樹一谿深。詩畢二人
攜手而歸。載歌載笑。亦云樂矣。友人先別。獨微之迤邐而
行至近郊。見一園荔枝垂熟。纍纍然紅鮮足愛。微之採之
食。覺倦。遂少憩樹下。朦朧中夢至一室。一美人盛服出迎。
曰。辱大君子垂一眄。已切感佩矣。敢屈少叙。遂攜手入新
夫婦之禮。微之問其姓。美人吟曰。妾生原自越。閨間六月
南州始薦盤。肉嫩色苞丹。鳳髓皮枯縷。漣帶鷄冠咽。殘
味消心渴。嚼破天心濺。齒寒却憶當年妃。手笑紅塵一

過長安吟已而寢情極委婉美人又於枕上吟古意二首
君好桃李姿妾好松柏老桃李搖春風飄零委芳草不如
松柏枝青青長自好又君好紅螺杯妾好青鸞鏡螺杯泛
香醪飲之亂人性不如鏡生光可以照歌正翌日微之求
去美人泣曰恩情易阻會晤難期君何言去之速即微之
曰固知情稠而意密亦恐樂極以悲生此予之所以欲去
也美人不得已為設酒以餞者無所治惟一真盤列席中
見其果紅色顆顆如珠薇之亦不暇食惟泥吟而已美人
為慰解拭淚復吟曰相見更何日相思滿腸悲紅顏奉巾
帶白髮滿路岐別來曾幾何霜露忽填其仰見明月光衆

星羅參差熠燿已宵飛
蛩蟀鳴庭悵感之不成寐
淚下乃可揮西風吹羅幙
念子寒無衣豈不益嬌愛
知者當爲誰願君成令德
努力愛容輝棄捐勿復道
沉憂令人老吟罷送徽之行
至門外涕泣不已徽之亦爲
之動情彼此縷縷帶淚而別
纔移數步亟回首不覺傾跌
而驚醒矣張目視之乃偃卧
於荔枝樹下心始悟其感妖甚
驚嘆之

衛師回

衛淵字師回鄆府東阿人嗜酒成疾敏惠過人而懶讀書
年逾四十未仕當盛夏借朋輩投壺聚飲醉卧牖下夢身
遊他所或報沉湎國入冠屠民挈老稚散走淵倉忙伏

既還家盡室皆已遭俘掠獨行山間徬徨累歲無地駐足
忽遇故人問中孚李亨嘉王勉夫三人相問存沒告以其
孑無恙淵大喜語之曰吾厄困三年饑寒漂蕩朝不謀夕
每念平生歡會一吸數斗今願一盃救渴亦無由致諸君
寧有意乎中孚曰過此數里有青帘酒肆二姝當壚絕妍
麗盡共訪之淵益喜到市果如所言淵先酌一卮又令添
酒別一鬟執器愁慘淵謂之曰酒家人常見客融怡笑樂
何乃如是鬟泣曰先輩不知也適所飲者非麴蘖醞成皆
人之精血爾世人居陽間拋賤餘瀝崇積殃咎死則漬其
骨髓而為之淵昧昧不信姝乃引入後室巡視大屋中羅

列諸酢槽傍有百餘人裸坐男女淆雜兩大鬼持戟以次
又置槽內大石壓酢之血自口流溢俄而成酒淵怖慄而
覺小童在側賓客踞坐壺矢之聲方鏗然遽話所夢元不
移一時憶其經歷殆數歲矣唐人記南柯太守櫻桃青衣
耶郢黃梁事皆相似也

玄駒

昔有一士人與隣女有情一日飲於女家惟隔一壁而無
由得近其人醉隱几卧夢乘一玄駒入壁隙中隙不加廣
身與駒亦不減小遂至女前下駒與女歡久之女送至隙
復乘駒而出覺甚異之視壁孔中有一大螳在焉故名螳

曰玄駒

浣衣

張泌江南人字子澄仕南唐為內史舍人初與隣女浣衣
相善經年不復覩精神疑一夜必夢之嘗有詩寄云別夢
依依到謝家小廊回合曲欄斜多情只有春庭月猶為情
人照落花浣衣計無所出流淚而已

蔡少霞

蔡少霞者陳留人也性情恬和幼而奉道蚤歲明經得第
選蘄州參軍秩滿漂寓江浙間久之再授兗州泗水丞遂
於縣東二十里買山築室為終焉之計居處深僻俯瞰

蒙水石雲霞境象殊勝少霞世累早絕尤諧夙尚偶一日
沿溪獨行忽得美蔭因憇焉神思昏然不覺成寐因為褐
衣鹿幘之人夢中召去隨之遠遊乃至城郭一所碧天虛
曠瑞日瞳矐人俗潔淨卉木鮮茂少霞舉目移足惶惑不
寧即被導之令前經歷門堂深邃莫測遙見玉人當軒獨
立少霞遽脩敬謁玉人謂曰憇子虔心今宜領事少霞
知所謂復為鹿幘人引至東廊止於石碑之側謂少霞曰
召君書此賀遇良因少霞素不工書即極辭讓鹿幘人曰
但按文而錄胡乃拒違俄有二童自北而來一捧牙箱內
有兩幅紫絹文書一齋筆硯即付少霞凝神搦管頃刻而

畢因覽讀之已記於心矣題云蒼龍溪新宮銘紫陽真人
山玄卿撰良常西麓源澤東洩新宮宏宏崇軒轅轅雕砥
盤礎鏤檀棟臬碧瓦鱗差瑤階昉截閣凝瑞霞樓橫祥電
騎虞巡徼昌明捧闌珠樹規連玉泉矩曳靈飈遐集聖日
俯瞰太上游詣無極便闕百神守護諸真班列仙翁鵠立
道師冰潔飲玉成漿饌瓊為屑桂旗不動蘭幄互設妙樂
執奏流鈴間發天籟虛徐風簫冷澈鳳歌諧律鶴舞會韶
三變玄雲九成絳雪易遷徒語童初詎說方更周視遂為
鹿幘人促之忽遽而返醒然遂寤急命紙筆登即紀錄自
是充豫好奇之人多詣少霞謁訪其事有鄭還古者為立

傳焉且少霞乃孝廉一叟耳固知其不妄矣

范微

合州之成紀縣有富家者闢一圃植四時奇花於其內名曰百花園方圓計里許州邑之簪纓貴客罔不遊樂其中宣德七年春仲時范生名微者詩人也亦閒百花園之名至而遊賞焉見百花爭秀萬卉競妍微心悅懌乃吟詩二律其一曰九十春光似酒濃裁紅剪翠費天工清香噴撲臙脂國麗色粧成錦綉叢富貴昔歸金谷裏敏華又勝洛陽中一年一見東風面回首那堪夢幻同其二曰春園色正相宜少婦同行少婦隨竹裏登樓人不見花間

鳥先知櫻桃解結垂簷子楊柳能低入戶枝山簡醉來歌
一曲參差笑綰合州兒詩成酒興愈狂豪飲自放不覺盛
醉曲肱而卧於花棚之下芳魄隨花香以馥郁遊魂逐蝶
翅以飄揚彷彿杳冥中忽夢五美人嬉嬉然攜手而入色
皆殊絕芳馨馥人微見而奇之揖而問其所自來且歷觀
其名氏五美人各自陳一曰陶氏二曰李氏三曰杏氏四
曰唐氏五曰杜氏復自言見才郎在此故來相探詢耳微
喜甚因以褰狎動五美人不之拒遂與交會於棚之下其
赤心蕩漾遐興遄飛固倍常品上矣樂極各為賦詩自表
陶氏吟曰仙姿綽約絕纖埃曾是劉郎去後栽一種天工

惟我愛十分春色為誰開玉白王殿上紅雲合金谷園中綠
錦堆好看化成三汲浪蛟龍乘此起風雷李氏吟曰玉蕊
銀英貯澹香不隨紅紫競芬芳冰霜骨格籠春色水月精
神縞夜光魏武墓前含粉淚漢皇宮內作梅粧幽人雅性
真清素吟對瓊林逸興長杏氏吟曰二月東皇醉艷陽靚
粧倚遍午橋莊紅光照滿珊瑚樹紫豔薰成錦繡裳幾度
晚香來野店一枝春色出隣牆書生對此多高興題品新
詩入錦囊唐氏吟曰江南二月好韶光一種芳菲迥異當
色豔春風薰醉臉淚凝曉露濕啼妝絕憐西子偏貪睡却
恨東君不與香何事當年杜工部懶吟詩句入奚囊杜牧

吟曰落盡殘紅始吐芳佳名號作百花王競誇天下無雙
豔獨占人間第一香醉態迎風嬌欲語奇姿含露濕啼妝
開花浪蕊君休看足稱栽培對錦堂五美人吟畢共爲懽
躍彼此牽紐作攜手聯行之態微遂夢覺焉舉目四顧依
然獨卧於花棚之下乃始知其身幻於花境矣

扶離佳會錄

明皇既幸蜀貴妃縊死於馬嵬十八娘亦歸里中居晉安
城東報國院至德三載無疾而卒遂就院傍之隙地瘞焉
萬曆中有東海生者閩人也一日出遊東郊少憩於報國
院晝長假寐夢至一所朱戶紅樓丹楹紫閣極其壯麗排

御間俄見一雙鬟侍兒紅裙翠袖揖生而進曰奉十八娘
命敬邀郎君生從之入未及百步香氣襲人行至一室扁
曰扶離別館少頃見綠紗侍兒導一女郎衣絳綃衣顏色
殊絕冉冉而至生進曰偶因休暇駕言出遊既昧平生敢
遙勝果女郎曰妾開元皇帝侍兒也以江采蘋之薦得幸
於上今歸此中以與郎君有夙緣故相屈耳因出金鍾貯
瓊液以酌生生飲之如醍醐甘露酒酣姬容色轉麗因歌
以侑觴蓋菩薩蠻也其詞曰妾身本是瑯琊種當年曾被
君王寵豔態間紅粧人稱十八娘絳綃籠玉質纖手金盤
路起塵埃驪山一騎來生聞之愈加嘆賞因請問

元遺事姬曰妾憶在宮中時正月十五夜上御常春殿
妾撒錦丸於地令宮人競拾之多者受賞又一日上幸長
生殿奏新曲未有名值妾為貴妃稱觴上大悅遂以妾名
其樂曲昔妾受寵於上人所未聞者生聞之愈驚駭既而
侍兒報江家周家陳家三姬至江衣綠周衣紅陳衣紫種
種妖嬈三姬口聞吾姬今有佳賓故來相賀三姬各奏詩
二章皆集古所成者江詩曰百般紅紫闌芳菲隔水殘霞
見盡衣別有玉杯承露冷紅粧飛騎向前歸野人相贈滿
筠籠時似開元天寶中火樹風來翻絳豔樹頭樹底覓殘
紅周詩曰紅樹枝頭日月長一枝濃豔露凝香菱花併作

新粧面玉碗盛來琥珀光綠蘿陰下到山莊
粉經年染石床飽食不須愁內熱已分甜雪飲瓊漿
陳詩曰何處橫釵帶小枝可憐妖冶正當時
曹綠玉顰君王寵莫比潘家大谷梨可愛深紅間淺紅
離離朱實綠叢中不知多少開元事香氣潛來紫陌風
三姬吟畢十八娘亦集古吟曰遙指紅樓是妾家
瓊枝日出曉紅紗摘時正帶凌晨露應服朝來一片霞
曉漱瓊膏冰齒寒一生長對水晶盤香隨雙掌初到長得
君王帶笑看吟畢十八娘因以紅綃鞋一隻贈生且囑之曰
願君以此傳之人也既而江都出關一函周姬出真珠一顆
陳姬出紫瓊一枚為贈生方歸

而遽然已覺惟見荔枝垂熟繁星離離詢其旁果有十八
娘塚云因賦詩曰驪山一騎紅塵起七日能行數千里
荔枝飛來色正新金盤滿注華清水花外遙聞百步香寒水
一片剗羅囊長生殿上連枝進太液池頭半醉嘗樂工初
製梨園曲小部音聲聽不足佳名新賜荔枝香左右歡呼
動山谷一聲鼙鼓震漁陽西幸鸞輿道路長蛾眉宛轉含
情死馬上君王掩面傷炎方仍進青絲籠垂涕還思當日
寵丹實猶然貢上方朱顏久已歸荒塚妃子妖魂去渺茫
千秋何處識紅妝夢中細說前朝事不及王家十八娘

鄭翰卿

聞鄭翰卿寓都中三月時於西寧園第書寢夢一黃衣少
年邀至左廡下綺席已備與共飲少焉呼一麗人至靚粧
宛轉容色絕代少年者曰高賢邂逅不容寂寂遂自起舞
踟躕悠揚歌春遊之曲曰芳草多情王孫未歸遲我良期
東風吹衣次及麗人作迎風之舞歌春愁之曲曰若當巧
婦送春愁幾度留春更不留昨日漫天飛柳絮玉人縱
懶登樓飲正懽適少年者曰文差校尉來矣見一人綵
冠高視闊步趨前遂罷席而寤起視囊中牡丹一
花映目姍姍一書蠅翩翩來去乃花神與少年耳綠
一燈長二十許許是也

第十二卷終

廣豔異編卷之十三

月軒主人彙次

義俠部

香丸誌

貞觀時有書生幼時貧賤嘗為人傭作一日至二鼓歸其
母以餽餽一盂食之有隣人陳姓者乘酣嘻笑而來側目
視其食食已復嘻笑而去生頗不平之又嘗有共傭作者
與生不相能一夕伺於道欲毆生生覺逃去已而為人所
書其家奴誣生盜其淨巾中金又有奴覆其主聚要文書
害生生不能白主怒杖之人由是多謗生無行者生恐

歸取先人業肆之業稍就不慮貧苦矣生一日閑步經
音里有一婦人姿甚美生心動屢回顧看之有惡少年
人於路相謂此婦有邪行語語有實據生聞賤之不復有
相顧意生後與妻坐燭下偶及此事妻曰此吾異姓之從
女弟也妾徒以君貧故不敢與之往來聞其獨與一侍兒
居此里立身最高潔親戚俱畏敬之豈宜有此何等惡少
年汙蠱之也生聞之大怒欲為報之翌日婦命侍兒來曰
主母感郎君恩雖未行竅感之郎為郎君死無恨幸與郎
君有夙緣後日可一見於其所第未可縉邇盡歡有日也
生如期往果得望見各以目逆之翌日侍兒復至曰主母

治孟醴屈郎君少坐及至酒饌甚盛几筵間所陳器皆人
間所無獨命生坐中堂飲半侍兒負一革囊至曰主母所
命也啟視則人頭數個顏色未變乃向侮害生者也生驚
欲避去侍兒曰郎君請無驚必不相累主母固預命以藥
物待之矣懷中出少藥白色有光用小指甲每頭彈斷處
粟米許頭漸縮小至於如李子大侍兒食之吐核亦李也
侍兒又曰主母惡惡少年無須更忘亦欲假手於郎君生
愧謝弗能婦人又命侍兒進一香丸曰不勞君舉腕君第
掃淨室夜坐焚此香於爐香煙所至君急隨之即得志
有所獲須將納於革囊歸勿畏也生如指焚香隨煙而歸

初不覺有牆壁碍行處皆有光亦不類闇夜每至一處
嫋嫋繞惡少年頭三繞而頭自落或獨宿一室或妻子共
牀寢或初就枕侍者執巾若麈尾如意圍繞未敢退悉不
覺不知生悉以頭納革囊中若夢中殊無畏意於是煙復
嫋嫋而旋生復隨之而返到家未三鼓也煙甫收火已寒
矣捫之其香變成金色圓若彈倏然飛去鏗有聲生恐婦
復須此物無以復命正惶急侍兒不由門戶忽爾在前取
頭彈藥食之如前生告曰香丸飛去不可覓奈何復須否
侍兒曰得之矣夫主母傳語郎君此畏關也此關一過無
所不可爲姑了天下事共作神仙也後生與婦俱徙去不

知所之

飛飛傳

唐建中初士人常生移家汝州中路逢一僧與之連轡言
論頗洽日將夕僧指路岐曰此數里是貧道蘭若郎君能
垂顧乎士人許之因令家口先行僧即處分從者供帳具
食行十餘里不至常生問之即指一處林煙曰此是矣及
至又前進日已昏夜常生疑之素善彈乃密於靴中取張
鉞彈懷銅丸十餘方責僧曰弟子有程期適偶貪上人講
論勉副相邀今已行二十里不至何也僧但言且行是僧
前行百餘步常生知其盜也乃彈之正中其腦僧初若不

覺乃五發中之僧始捫中處徐曰郎君莫惡作劇常生知
無可奈何亦不復彈良久至一莊墅數十人列火炬出迎
僧延常生坐一廳中笑云郎君勿憂因問左右夫人下處
如法無復曰郎君且自慰安之郎就此也常生見妻女別
在一處供帳甚盛相顧涕泣郎就僧僧前執常生手曰貧
道盜也本無好意不知郎君藝若此非貧道亦不支也今
日固無他幸不疑耳適來貧道所中郎君彈悉在乃舉手
搗臙後五丸墜焉有頃布筵且烹犢犢上劊刀子十餘以
錫餅環之揖常生就坐復曰貧道有義弟數人欲令謁見
言已朱衣巨帶者五六輩列於階下僧呼曰拜郎君汝

而遇卽君卽成齏粉矣食畢僧曰貧道久為此業今向還
暮欲改前非不幸有一子枝過老僧欲請卽君為老僧斷
之乃呼飛飛出叅卽君飛飛年纔十六七碧衣長袖皮肉
如腊僧曰向後堂侍卽君僧乃授帚一劍及五丸且曰乞
卽君盡藝殺之無為老僧累也引帚入一堂中乃反鏢之
堂中四隅明燈而已飛飛當堂執一短鞭帚引彈意必中
丸已敲落不覺躍在梁上循壁虎躡捷若猿彈丸盡不
復中帚乃運劍逐之飛飛倏忽逗閃去帚身不尺帚斷
鞭數節竟不能傷僧久乃開門問帚與老僧除得害乎
其言之僧張然顧飛飛曰卽君證成汝為賊也知復如何

僧終夕與常論劍及張矢之事天將曉僧送常路口贈
百疋垂泣而別

施桶老人

唐常行規自言少時遊京西暮止店中更欲前進店有老
人方工作謂曰客勿夜行此中多盜常曰某留心張矢無
所患也因行數十里天黑有人起草中尾之常叱不應連
發矢中之復不退矢盡常懼奔馬有頃風雷忽至常下馬
負一大樹見空中有電光相逐如鞠杖勢漸逼樹杪覺物
紛紛墜其前常視之乃木札也湏臾積札埋至膝常驚懼
投弓矢仰空中乞命拜數十電光漸高而滅風雷亦息常

顧大樹枝幹盡矣鞍馱已夫遂返前店見老人方箍桶意其異人也拜而且謝老人笑曰容勿恃弓矢須知劍術引韋入後院指鞍馱言却領取賜相試耳又出桶板一片昨夜之箭悉中其上韋請役力承奉不許微露擊劍事韋亦得一二焉

王小僕記

唐文宗皇帝嘗寶白玉枕德宗朝于闐國所貢追琢奇巧蓋希代之寶寘寢殿帳中一旦忽失所在然禁衛清密雖恩渥嬪御莫有至者珍翫羅列他無所失上驚駭移時下詔於都城索賊密謂樞近及左右廣中尉曰此非外寇

入盜當在禁掖苟求之不獲且虞他變一枕誠不足惜卿
等衛我皇宮必使罪人斯得不然天子環衛自茲無用矣
內宮惶慄謝罪請以浹旬求捕大懸金帛購之畧無尋究
之跡聖旨嚴切收繫者漸多坊間里廛不搜捕有龍武
軍番將王敬弘嘗蓄小僕年甫十八九神彩俊麗使之無
往不徇敬弘嘗與流輩於咸遠軍會宴有侍兒善鼓胡琴
四座酒酣因請度曲辭以樂器非妙須常御者彈之鐘漏
已傳取之不及因起解帶小僕曰若要琵琶頃刻可至敬
弘曰禁鼓纔動軍門已鎖尋常法豈不見何言之謬也既
而就飲數巡小僕以繡囊將琵琶而至座客嘆笑南軍去

左廣往復三十餘里入夜且無行伍既而倏忽往來敬弘
驚異如失時又搜捕嚴急意以盜竊疑之宴罷及明遽歸
其第引而問之曰使汝累年不知蹻捷如此我聞世有俠
士汝莫是否小僕謝曰非有此事但能行耳因言父母皆
在蜀川頃年偶至京國今欲却歸鄉里有一事欲報恩偷
枕者早知姓名三數日當令伏罪敬弘曰如此事即非等
閑遂令全活者不少未知賊在何許可報司存掩獲否小
僕曰偷枕者田鵬郎也市廛軍伍行止不恒勇力過人且
善超越苟非便折其足雖千兵萬騎亦將奔走自茲
再上
候之於望仙門伺便禽之必矣將軍隨其觀之此事仍通

秘密是時涉旬無雨向晚埃塵頗甚車馬騰踐跬步間人不相睹膨郎與少年數輩連臂將入軍門小僕執球杖擊之欬然已折左足仰而窺曰我偷枕來不怕他人唯懼於爾既此相值豈復多言於是昇至左右軍一欬而伏上喜於得賊又知獲在禁旅引膨郎臨軒詰問具陳嘗在營內往來上曰此乃任俠之流非常之竊盜內外囚繫數百人於是悉令原之小僕初得膨郎已告敬弘歸蜀尋之不可但賞敬弘而已

王仲通

王泰字仲通瑯琊人慈之子僧虔之孫嘗為廷尉有一人

與道士訟泰殊不直道士道士不服泰怒欲加拷訊道士於髻上拔一鐵簪投於地登時化為青龍裂睛呀口撮泰案有欲嚙之狀泰震懼乞命於道士道士止之遂飛入雲去泰於是請道士人上坐以為神人因求問將來秩位道士曰公為廷尉獄稱無冤何獨於貧道人執法太過耶泰殊汗背道士因書蜻蜓二字示之後泰遷吏部尚書命下忽有蜻蜓數十止泰堂檻上少時乃去始悟道士所書字也道士臨別泰送至門道士仰天呼曰青龍來忽有利劍空中飛下上有青龍二篆字道士携之而去蓋劍仙也

三鬟女子傳

京國豪士潘將軍住光德坊本家襄漢間常乘舟射利因泊江壩有僧乞食留止累日盡心檀施僧歸去謂潘曰觀爾形質器度與衆賈不同至於妻孥皆享厚福因以玉念珠一串留贈云寶之不但通財他後亦有官祿既而遷貿數年遂錄均陶鄭其後職居左廣列第於京師常寶念珠貯之以繡囊至合真道場內每月朔則出而拜之一旦開合啟囊已亡珠矣然而緘封若舊他物亦無所失於是奪魄喪精以為其家將破之兆有主藏者常識京兆府停解所由王超年且八十因密語其事超曰異哉此非攘竊之盜也某試為尋之未知果得否超他日曾過勝業坊比街

時春雨初霽有三鬟女子年可十七八衣裝纓纓穿木屐
於道側槐樹下值軍中少年蹴踘接而送之直高數丈於
是觀者漸衆超獨異焉詢止於勝業坊北門短曲有母同
居蓋以紉針為業起時因以他事熟之遂為舅甥居室甚
貧與母同卧土榻煙爨不動者往往經於累日或設有羞
時有水陸珍異吳中初進洞庭橘恩賜宰臣外京輦木有
此物密以一枚贈超云有人於內中取出而稟性剛決超
意甚疑之如此往來周歲矣超一旦攜酒食與之從容徐
謂曰舅有深誠欲告外甥未知何如因曰每感重恩恨無
所答若力可施必能赴蹈湯火超曰潘將軍失却玉念珠

不知知否微笑曰從何知之超揣其意不甚藏密因曰外甥忽見尋覓厚備繒綵酬贈女子曰勿言於人某偶與朋儕為戲終却送還因循未暇舅來日詰旦於慈恩寺塔院相候某知有人寄珠在此超如期而往頃刻至矣時寺門始開塔戶猶鎖謂超曰少頃仰觀塔上常有所見語訖而走疾若飛鳥忽於相輪上舉手示超歛然携念珠而下曰便可將還勿以財帛為意超以請潘且述其旨因以金玉繒帛密為之贈明日訪之已空室矣

賈人妻

唐餘干縣尉王立調選備居大寧里文書有誤為主司駁

放資財蕩盡僕馬喪失窮悴頗甚每丐食於佛祠徒行
歸偶與美婦人同路或前或後依隨因誠意與言氣甚相
合立因邀至其居情款甚洽翌日謂立曰公之生涯何其
困哉妾居崇仁里資用稍備倘能從居乎立既悅其人又
幸其給即曰僕之阨寒陷於溝瀆如此勤勤所不敢望焉
子又何以營生對曰妾素賈人之妻也夫亡十年旗亭之
內尚有舊業朝肆暮家日贏錢三百則可支矣公授官之
期尚未出遊之資且無脫不見鄙但同處以湏冬集可矣
立遂就焉聞其家豐儉得所至於局鑠之具悉以付立每
出則必先營辦立之一日饌焉及歸則又攜米肉錢帛以

付立日未嘗闕立憫其勤勞因令傭買僕隸婦托以他事
拒之立不之強也周歲產一子唯日中再歸為乳耳凡與
立居二載忽一日夜歸意態遑遑謂立曰妾有冤仇痛纏
肌骨為日深矣伺便復仇今乃得志須臾離京公其努力
此居處五百緡自置契書在屏風中室內資儲一以相奉
嬰兒不能將去亦公之子也公其念之言訖收淚而別立
不可留止則視其所携皮囊乃人首耳立甚驚愕其人笑
曰無多疑慮事不相繫遂擊囊踰垣而去身如飛鳥立開
門出送則已不及矣方徘徊於庭遽聞却至立迎門接俟
則曰更乳嬰兒以豁離恨就撫于俄而復去揮手而已立

回燈褰帳小兒身首已離矣立惶駭達旦不寐則以時吊
買僕來遊抵近邑以伺其事久之竟無所聞其年立得官
即貨齋所居歸任爾後終莫知其音問也

雙俠傳

董國度字元卿饒州人宣和六年進士第調萊州膠水簿
會北兵動留家於鄉獨處官所中原陷不得歸棄官走村
落頗與逆旅主人相得念其羈窮為買一妾不知何許人
也性慧解有姿色見董貧則以治生為已任罄家所有置
磨驢七八頭麥數十斛每得麪自騎入市鬻之至晚負錢
以歸如是三年獲利益多有田宅矣董與母妻隔別滋久

消息皆不通居常戚戚意緒無聊妾叩其故董壁憂已漂
不復隱為言我故南官也一家皆在鄉里身獨漂泊茫無
歸期每一想念心亂欲死妾曰如是何不蚤告我我死
為人謀事旦夕且至請為君籌之數日果有客長身軀髯
騎大馬驅車十餘乘過門妾曰吾兄至矣出迎拜使董相
見然姻戚之禮留飲至夜妾始言前事以屬客是時虜令
凡宋官亡命許自陳匿不言而被首者死董業已漏洩又
疑兩人欲圖已大悔懼乃給曰無之客忿然怒且簪曰以
女弟托質數年相與如骨肉故冒禁欲致君南歸而見疑
如此倘中道有變且累我當取君告身與我以為信不然

天明執告官矣董亦懼自分必死探囊中文書悉與之終
夕涕泣一聽於客客去明日控一馬來曰行集董請妻與
俱妾曰適有故須少留明年當相尋吾手製一袖袍贈君
君謹服之唯吾兄馬首所向君返國兄或舉數十萬錢相
贈當勿取如不可却則舉袍示之彼嘗受我恩今送君歸
未足以報德當復護我去萬一受其獻則彼責已塞無從
顧我矣善守此袍亡失也董愕然怪其語不倫且慮鄰里
知覺輒揮涕上馬疾馳到海上有大舟臨解維客摩娑
揖而別舟遽南行客無資糧道路之費茫不知所為
奉侍甚謹且食不相問訊纔達南岸客已先在水濱
便登舟中

旗亭相勞苦出黃金二十兩曰以是為太夫人壽
語力辭之客不可曰赤手還國欲與妻子餓死耶
而出董追挽之示以袍客曰吾智果出校下吾事
明年挈君麗人來徑去不返顧董至家母妻二子俱無
取袍示家人縫綻處黃色隱然拆視之滿中皆箔金也
年客果以妾至偕老焉

俠姬

脩容嘗言幼時其母好善屬里中盜大起閭門惶駭忽一
老姬至曰汝家從來多陰德盜雖亂吾能匿汝無得駭也
袖中出黑綾二尺製作條子每人令繫一條於臂曰不必

備飲食第隨我行耳家中一切無所損脩容母子隨至一
道院老嫗指一神像曰是神慈悲好行善行汝等可潛其
左耳於是教脩容母子閉目負之而入神像亦不大訝子
處之如一間屋中老嫗朝夕來視神像耳孔僅容指凡飲
食至耳孔輒大一日盜突入院中兵器羅列甚利脩容從
耳孔中窺之甚寒心一夕老嫗持一人頭示脩容曰渠魁
已斬餘無足慮脩容則何不早行之曰雖係盜亂亦天數
然吾小術耳何敢違天今天命吾斬則斬耳於是用法如
前負而出歸至家脩容拜以為師誓脩善行以報德老嫗
曰汝仙骨尚微無徒勞也於是教脩容作萬壽妝歌連連

曲後不知所往脩容歸於元雍也

許寂

蜀許寂少年棲四明山學易於晉徵君一旦有夫婦偕詣山居攜一壺酒寂詰之云今日離剡縣寂曰道路甚遙安得一日及此頗亦異之然夫甚少而婦容色過之狀貌整然而寡默其夕以壺觴命許同酌此丈夫出一拍板徧以同金釘之乃抗聲高歌悲是說劍之意俄自臂間抽出兩物展而喝之即兩口劍躍起在寂頭上盤旋交擊寂甚驚駭尋而收匣之飲畢就寢迨曉乃空榻也至日中復有一頭陀僧來尋此夫婦寂具道之僧曰我亦其人也道七能

學之乎寂辭曰少尚玄學不願為此其僧傲然而笑乃取

寂淨水拭脚徘徊謂不自來後再於華陰遇之始知其使

也杜光庭自京入蜀自興元時童聽有一僧繼至縣宰周某

與之有舊乃云今自興元來杜異之明發僧遂前去

謂杜曰此僧乃鹿盧躡亦俠之類也詩僧齊已於瀉山松

下親遇一僧於頭指甲下抽出兩口劍跳躍騰空而去

嘉興繩技

唐開元中數勅賜州縣大酺嘉興縣以百戲與監司競

直獄者語於獄中云儻諸戲劣於縣司我輩必當厚責

我等但能一事稍可觀者即獲財利嘆無能耳乃各相

勝

至於弄瓦緣木之技皆推求招引獄中有一囚笑謂曰雖
有拙技限在拘繫不得畧呈其事吏驚曰汝何所能囚曰
吾解繩技吏曰必然吾當為爾言之乃具以囚所能白於
監主主召問罪輕重吏云此囚人所累通緝未納餘無別
事官曰繩技人常也又何足異乎囚曰某所為者與人稍
殊官又問曰如何囚曰衆人繩技各繫兩頭然後於其上
行立周旋某只須一條繩粗細如指五十尺不用繫著地
向空中騰躡翻覆則無所不為官大驚悅且令收錄明日
吏領至戲場諸戲既作次喚此人令効繩技遂捧一團繩
計百餘尺置諸地將一頭手擲於空中勁如筆初拋二三

八次四五丈仰直如人牽之衆大驚異後乃拋高二十餘丈仰空不見端緒此人隨繩手尋身足離地拋繩虛空其勢如鳥旁飛遠颺望空而去脫身狂往在此日焉

盧生

唐元和中江淮有唐山人者法獵史傳好道常居名山自言善縮錫頗有師之者後於楚州逆旅遇一盧生意氣相合盧亦語及爐火稱唐族乃外氏遂呼唐為舅唐不能相捨因邀同之南嶽盧亦言親故在陽羨將訪之今且會山林之程也中途止一蘭若夜半語笑方酣盧曰知舅縮錫可以梗槩論之唐笑曰某數十年重跡從師抵得此

術豈可輕道耶。盧復析之不已。唐辭以師授。有時日可建。獄中相傳。盧因作色曰。舅。今夕須傳。勿等閑也。唐責之。冀與公風馬牛耳。不意盱眙相遇。實慕君子。何至騶卒不若也。盧攘臂瞋目。眈之良久。曰。某刺客也。如不得舅。將死於此。因懷中探烏革囊出七首。刃勢如偃月。執火前。慰糾割之。如札。唐恐懼。具述。盧乃笑語。唐曰。幾誤殺舅。此術十得五六方。謝曰。某師仙也。令某等十人索天下妄傳黃白術者。殺之。至添金縮錫傳者。亦死。某久得乘蹻之道者。因拱揖唐。忽失所在。唐自後過道。流輒陳此事戒之。

劍客

有士人爲畿尉常任賊曹有一賊繫械獄未具此官獨生
廳上忽告曰某非賊頗非常輩公若脫我之罪奉報有日
此公視狀貌不群詞采挺拔意已許之俾爲不詳夜後密
呼獄吏放之仍令獄吏逃竄既明獄中失囚獄吏又走府
司譴罰而已後官滿數年客游困甚羈旅至一縣忽聞縣
令與所放囚姓名同往謁之令通姓字此宰驚懼遂出迎
拜即所放者也因留廳中與對榻而寢歡洽旬餘某遂不
入宅忽一日歸宅此客遂如廁廁與令宅唯隔一牆某遂
闖室聞宰妻問曰公有何客經於十日不入宰曰某得此
大恩性命昔在他時乃至今日未知何報妻曰公豈不

聞大恩不報何不有時機為令不語久之乃曰君言是矣
此客聞已歸告奴僕乘馬便走衣服悉棄於廳中至夜已
行五六十里出縣界止宿村店僕從但怪奔走不知何故
此人歇定乃言此賊負心之狀言訖吁嗟奴僕悉涕泣之
次忽牀下人持匕首出立此客大懼乃曰我義士也寧
使我來取君頭過聞說方知此寧負心不然枉殺賢士吾
義不捨此人也公且勿睡少頃與君取此寧頭以雪公冤
此人怕懼愧謝此客持劍出門如飛二更已至呼曰賊首
至命火觀之乃令頭也劍客辭訣不知所之

崔素娥

常洵美寵姬為羅紹威所奪姬名素娥姓崔氏善諧謔洵
美夜宿一寺長吁而寢曰何處人能報不平事寺有行者
排闥而入曰先輩有何不平事洵美具語之歔然出門而
去至三更忽擲一皮囊入門乃貯素娥而至後遂不知所
之

虬鬚叟傳

呂用之在維揚日佐渤海王擅政害人中和四年秋有商
人劉損挈家乘巨舡自江夏至揚州用之凡遇公私來往
令偵覘行止劉妻裴氏有國色用之以陰事下劉獄納賄
氏別獻金百兩免罪雖脫非橫然亦憤惋因成詩三首

齊致分股合無綠魚在深淵日在天得意紫鸞依舞鏡
踪青鳥罷銜箋金盃倒覆難收水玉枕傾欹懶續絃從此
塵無山下過祇應將淚比黃泉又云鸞辭舊伴知何止鳳
得新梧想稱心紅粉尚存香幕幕白雲將散信沉沉已休
磨琢投泥玉嬾更經營買笑金願作山頭似人石丈夫衣
上淚痕深又云舊嘗游處徧尋看覩物傷情死一般買笑
樓前花已謝畫眉窓下月空殘雲歸巫峽音容斷路隔星
河去住難莫道詩成無淚下淚如泉滴亦須乾詩成吟詠
不輟因一日晚凭水窓見河街上一虬鬚老叟行步迅速
骨貌昂藏眸光射人彩色晶瑩如曳冰雪跳上舡來揖揖

曰子衷心有何不平之事抱鬱塞之氣損具對之客曰公
今便為取賢閣及寶貨回即發不可更停於此也損察其
意以俠士也再拜而啟曰長者能報人間不平何不去意
去根豈更容奸黨叟曰呂用之屠割生民奪君愛室若令
誅姦固不為難實愆過已盈神人共怒祇候冥靈聚錄方
合身首支離不惟難及一身須殃連七祖且為君取其妻
室未敢遽越神明乃入呂用之家化形於斗拱上叱曰呂
用之背違君親時行妖孽以苛虐為志以姪亂律身仍於
喘息之間更慕神僊之事真官方錄其過上帝即議行刑
吾今錄爾形骸但加罪叱所取劉氏之妻併其寶貨速還

前人倘更悅色貪金必見頭隨刀落言訖鏗然不見所適
用之驚懼遽起焚香再拜夜遣幹事併齎金及裴氏還劉
損損不待明促舟子解維虬鬚亦無跡矣

申屠氏

申屠氏宋時長樂人美而豔申屠廢之女也少名以糞既
長慕孟光之為人更名希光十歲能屬文讀書一過輒能
成誦其兄漁釣海上作詩送之曰生計持竿二十年茫茫
此去水連天從來酒灑臨江廟晝夜燈明過海舡霧裏鳴
榔分港釣浪中拋繖枕霜眠莫辭一抃風波險平地風波
更可憐其父常欲奪此女不妄許人年二十侯官有董昌

以秀才異等爲學官弟子虔既見之學官遂以希光予昌
希光臨行作留別詩曰女伴門前望風帆不可留嘶鳴焦
葉雨江醉蓼花秋百歲身爲累孤雲世共浮淚隨流水去
一夜到閩州入門絕不復啗食貧作苦晏如也居久之當
靖康二年郡中大豪方六一者虎而冠者也聞希光美心
悅而好之乃使人誣昌陰重罪罪至族六一復陽爲居間
得輕比獨昌報殺妻子幸毋死因使侍者通殷勤強委禽
焉希光具知其謀謬許之密寄其孤於昌之友人乃求
七首懷之以徃謂六一曰妾自分身首異處矣賴君蕭
生死而骨肉之妾之餘君之身也敢不奉承君命但士人

未歸淺土心竊傷之惟君哀憐既克塋乃成禮六一大喜
立使人以禮塋之於是希光偽為色喜裝入室六一既至
即以匕首刺之帳中六一立死因復殺其侍者二人至夜
中詐謂六一卒病委篤以次呼其家人家人皆愕卒起不
意先後奔入希光皆殺之盡滅其宗因斬六一頭置囊中
馳至董昌塋所以其頭祭之明日悉召山下人告之曰吾
以此下報董君吾死不媿魂魄矣遂以衣帶自縊而終

解洵

解潛與其弟洵素相友愛靖康建炎之際潛積軍功帥荆
南洵獨陷北境其妻歸毋家入為潰兵所掠數年後洵聞

關得歸見潛相持悲慟潛置酒勞苦而語之曰吾弟雖不
幸流落而兄蒙國恩握兵權每與虜及群盜戰奏功於朝
必為第竄名籍中已至正使誥命皆在此即出昇之洵再
拜謝過望因言頃自汴都過河朔孤單羈困或見憐為娶
婦奩裝豐厚不暇深詳其出處正無以為活殊用自慰偶
以重陽日把盞起故妻之思不覺墜淚婦惻然曰君豈非
欲歸本朝乎茲事易辦也經旬日來告曰川陸之計已且
唯命是從我亦俱行倘君夫人固存自當改嫁而分囊盡
之半萬一捐館當為偕老遂登途水宿山行防閑營護皆
此婦力也今在舟中未敢輒參謁潛嗟異遽命車招連

其眉宇秀整言詞明慧益加敬重時荆楚為盜區潛屯
江縣以天氣尚暑別創一廬令洵居止且贈以四妾洵
慮婦不容欲辭之婦曰此正所需得之誠大幸當撫視如
兒女君何辭然洵武夫壯年獲媵妾浸與婦少踈怏怏形
於詞色一夕因酒間責洵曰汝不記昔年乞食趙魏時事
乎非我之力已為餓殍一旦得志便爾忘恩大丈夫如
此獨不愧於心耶洵方被酒忽發怒連奮拳毆其腦婦噤
不動又唾罵之至詆為死老魅婦翩然起燈燭陡暗冷氣
襲人有聲四妾怖而仆少焉燈復明洵已橫尸地上喪其
首婦人并囊橐皆不見從碎土人報潛潛率壯勇三千人出

追捕無所獲此蓋古劍俠云

郭倫

京師人郭倫元夕攜家觀燈歸差晚過委巷值惡少年十
輩行歌面前聯袂喧笑睚眦窺伺將遮侮之倫度力不能
勝窘甚忽有青衣角巾道人來責衆曰彼家眷夜歸若輩
那得無禮衆怒曰我輩作戲何預爾狂道事閑起攻之婦
女得乘間引去倫獨留道人勃然曰果欲肆狂暴耶噫今
治汝矣揮臂縱擊如搏嬰兒頃之皆顛仆哀叫相率而遁
道人徐徐行倫追步拜謝曰與先生素昧平生忽蒙教誨
脫妻子於危難先生異人乎不勝感戴之私念有以報

敢問何所欲曰吾本無心偶見不平事義不容已吾
了無所欲豈望報哉能為一醉足矣倫喜邀至家買酒
飲飲訖辭去倫曰先生何之曰吾乃劍俠非世人也
長揖出門數步耳中鏗然有聲一劍躍出墜地躡之騰
而六

碧線傳

至正間有道士真本無文固虛不知何許人客威順王門
下通劍術晚兵機王雖畜之未以奇也惟樊口衛君美
之一日王遊別苑召二人侍因容諷曰方今天下太平
日又極盛而豐朝政廢弛禍在旦夕大王朝廷懿親宜除

為之備萬一風塵有警即便指麾義旅紆君父之急使神
州先後為大元宗英豈不偉哉王曰爾病風狂耶何出言
若是二人默然而退曰堅子不足謀不去禍且至於是臨
詩黃鶴樓而遣詩曰笑英出匣照寒鉞上帶仇家血影
前席早知非聖主悔將三策說君王王知而求之隱矣
幾亂作悉如所言於是陳友諒明玉珍皆遣人物色之
可得高皇帝既平群寇四傳一家君美兄君彥壽西華
因往省之面途覆舟幸而一死因鄴蜀路側竟火焚
步間忽二道士前揖曰衛君一寒如此執視之義文二
人也告以困苦之狀曰無憂也邀往其家則青巖山

牆華屋深院曲房蒼頭數人列左右與君美話舊
平生因詢其亂中出處二人曰自辭黃鶴即入黃牛久居
青城忽逢青眼所惜壯心凋落一事無成頓仰乾坤氣
洋梗索居閑處有愧故人乃與痛飲酒酣氣豪議論起
君美曰二公鍊質名山猶未能忘情塵世將不為脩真之起
累乎二人大笑曰循行數墨儒之士首能經鳥伸仙之起
粕吾所謂脩真豈在是哉因引尹美周視其家錦綺充起
金玉山積各有美人掌之最後至一山巖中有弱腰百枚
二人指曰此世間不義人也余得而誅之君美為之吐舌
明日大設宴君美首席兩美人捧牙盤盛明珠十顆起

兩為壽君美不敢却但唯唯謝於言是劇飲太醉本無賦詩
曰幾年兵火接天涯白骨叢中度歲華杜宇有冤能泣血
鄧攸無子可傳家當時自詫遼東豕今日翻成井底蛙一
片春光誰是主野花開滿疾藜沙固虛續吟曰豪傑銷磨
歎五陵髮衝烏帽氣填膺眼前不是無豪傑身後何須論
廢興當道有蛇魂已斷渡江無馬識難憑可憐一片中原
地虎嘯龍騰幾戰爭其詩大抵類此則其人可想矣
知所吟不能出其右乃製喜遷鶯一闕執杯酌謝於二
自歌以侑焉詞曰乾坤如昨歎往事淒涼長才蕭索
都非人民俱換非是舊時城郭世事恰如棋子

難着勝與敗似一場春夢何須驚愕

寥落湘見

異鄉別後清宵酌說到英雄身同夢盡劍鋒蓮錦

浮雲變態休問誰強誰弱堪歎惜這一番歸去似遠東

明日水歸二人曰唐有紅線今有碧線當令送君也至

一切友子年可十七八負竹箱隨真文同送君美青城道

上顧謂曰後會難期請為起舞碧線開箱取白丸四大如

雞卵乃雄雄劍也二人引而伸之飛躍上下須臾天地晦

冥風雲慘澹惟於塵埃中見電光翁歛交繞互纏君美股

戰行不成步回望其形已失崖殊無有路君美乃氣

不得出目不得合常石心膽俱落尋罷失二人

所在獨碧線傍立君美倒皮囊中酒共飲伺夜握君美手
東南而逝將三更許抵家但見金珠在榻碧線亡去久矣
竟不知其何術也

李十一娘

李十一娘者永福李師翁之女也師翁能為越方以其術
療病病無不立愈然時時與人戲若有物人亦以此憚之
諸公候之者門外之轂相擊也金錢衣食雖不佃作而
於饋遺矣時永福令王教者循州人也暴酷好殺以師翁
惑眾逮繫論死於是十一娘自械詣寺門請父罪不許
釋以身代亦不許竟榜笞殺之十一娘乃密懷利刃

刺教而教出入侍衛甚衆百計不能得因自破面使瘡
不可知潛至循州聞教母好方求長生不死之藥十一
雅傳父方即為女道士居教傍近觀行禁架之術隱隱
入變幻不測令教母聞之教母聞果召女道士十一娘
大言年數百歲其方取日精月華為藥服之能拔宅飛昇
教母大喜奉千金為壽跪而請之十一娘佯為辭謝固請
乃許而卻其金曰吾藥能使海水化為黃金且亦安事金
為矣遂令教母及子孫親戚齋戒五日後五日夜半皆會
十一娘陰為鵲酒手自斟酌一時皆死絕無人焉十一娘
乃盡斷其頭題壁而去三日外門不開隣舍撞入見之

生索舞於月下相與言曰牀上貴人柰何又曰寢矣更升
階入殯所拆發昇觀於月中破而取其尸廉割肢體環坐
共食之血流於庭不物狼籍舒翰恐怖且痛之自念曰向
叫我作貴人我今擊之必無苦遂潛取帳外竿忽於暗中
擲出大叫擊鬼鬼大駭走舒翰乘勢逐之西北隅逾垣而
去有一鬼最後不得上舒翰擊中流血乃得去家人聞變
急起來救舒翰具道其事將收餘骸及至殯所儼然如故
而喉處亦無所見舒翰恍惚以為夢中驗其牆有血其上
有迹竟不知其然後數年舒翰顯達